

“每个乐章都澎湃着民族的力量”

——与钢琴演奏家朗朗谈《黄河》

本报记者 任姗姗

品味
红色经典 14

“没想到《黄河》如此让人震撼”

记者：中国人心中，“黄河”两个字沉甸甸的，两部由“黄河”命名的音乐作品也是沉甸甸的。光未然作词、冼星海作曲的《黄河大合唱》，诞生在抗战时期的延安窑洞，它因抗战救亡而生、为战地宣传而鸣，至今回响在音乐舞台和群众歌咏中。改编自《黄河大合唱》的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，与《梁祝》并称为我国交响乐协奏曲的“双子星”，由一代代音乐家演绎出不同的版本。您与这两部经典也有不少的人生交集。

朗朗：的确，我对《黄河大合唱》和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有特殊的感情。少年时期，我就开始练习它们，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公开演出的经历。特别是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，我从国内弹到国外，从重要外交场合、重大纪念活动弹到专场音乐会，它总是我最重要的保留曲目。

《黄河》是我国最知名的钢琴协奏曲之一，上世纪60年代末，由殷承宗、储望华、刘庄等人集体创作。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聆听殷承宗老师演奏《黄河》的感受，那个印象太深刻了！在他的琴声中，黄河时而轻吟抒怀，时而沉重叹息，时而怒吼咆哮……宛如近百年中华民族不断抗争、不断奋进的历史。特别是第三乐章《黄河愤》，他用钢琴模拟出琵琶一样弹拨乐器的声音，那个旋律的感染力远远超越了技法，一下子钻进我心里。

记者：作为享誉世界的钢琴演奏家，您演奏过不少优秀甚至伟大的音乐作品，《黄河》在您心目中是怎样的位置？

朗朗：即使与最伟大的音乐作品放在一起，《黄河》的深度、旋律性、技巧性也毫不逊色。有一次，我在广州开音乐会，指挥大师祖宾·梅塔在现场听到了《黄河》。祖宾·梅塔执棒的以色列爱乐乐团曾演奏过中国的《红旗颂》，细节处理非常细腻，也很有自己的想法。那场音乐会后，祖宾·梅塔对我说：“没想到《黄河》如此让人震撼！它就像《柴科夫斯基第一交响曲》和《李斯特第一钢琴曲》加在一起的味道。第四乐章‘东方红’的一段尤其壮观。”当听我介绍说，伴随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的曲子就是《东方红》时，他连连感叹：“了不起！”

每次演奏《黄河》，我都能感受到它所承载的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，它的每个乐章都澎湃着民族的力量。我也丝毫不敢懈怠，每次都拿出对待最顶尖协奏曲的态度去演奏，也总是寻找机会向外国朋友推荐它。

作曲家的爱国心是《黄河》的灵魂

记者：如同它的前身《黄河大合唱》，《黄河》这条在黑白琴键间奔涌的“大河”，总会让我们热血沸腾、热泪盈眶。它就是我们的音乐、我们的情感、我们的历史。

朗朗：我在演奏中，一般会尽力克制情绪，但仅有的几次落泪都与《黄河》有关。2005年，我和指挥家余隆偕同中国爱乐乐团在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演出。返场时，我们演奏了《黄河》完整的四个乐章，这是极为少见的！所有的乐手、指挥，

核心阅读

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，我从国内弹到国外，从重要外交场合、重大纪念活动弹到专场音乐会，它总是我最重要的保留曲目

对于中国音乐而言，这首曲子是有革命性的，它打开了中国音乐的一片新天地，以绚丽的音乐技巧、丰富的感情层次和波澜壮阔的音乐意境，形成了中国音乐少有的雄壮的美学风格

《黄河》的灵魂是作曲家的爱国心。它将爱国情感化为旋律，又将旋律化作力量，所以，它不仅能钻进人心深处，也能让人一边流泪一边获得精神慰藉、情感共鸣



①



②

③

还有我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眼含热泪。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充沛的力量感。常有海外同胞告诉我，无论走到哪里，《黄河》的旋律一响，中国人的心就凝聚在了一起。

对于中国音乐而言，这首曲子是有革命性的，它打开了中国音乐的一片新天地。像水墨画一样，大多数中国传统音乐偏于含蓄、内敛，追求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境界。殷承宗他们吸收和借鉴了优秀的国内外钢琴作品，发挥了钢琴的特殊音色，又将欧洲的作曲技巧与中国的民族曲调糅合在一起，以绚丽的音乐技巧、丰富的

感情层次和波澜壮阔的音乐意境，形成了中国音乐少有的雄壮的美学风格。

记者：仔细品味《黄河》，它的精神气质与《黄河大合唱》一脉相承，又充分发挥了钢琴的艺术特色。如您所说，它是有力量的，也是好听的。

朗朗：是的，《黄河》风格多变，有《黄河颂》这样舒缓、流畅、深情的吟唱，也有《保卫黄河》这样富有战斗力的召唤。作曲家加入了俄罗斯人的钢琴技巧，比如柴科夫斯基、拉赫玛尼诺夫作品中的“大八度”，还有李斯特一些协奏曲中的技巧，你会感觉到，他们是把这些技巧融化在了

深沉的民族感情中。当然，演奏起来难度也较高，非常考验演奏者的控制能力。

我演奏过不少音乐作品，有的虽然好听但很难让人记住，更难让人回味。《黄河》的灵魂是作曲家的爱国心。它将爱国情感化为旋律，又将旋律化作力量，所以，它不仅能钻进人心深处，也能让人一边流泪一边获得精神慰藉、情感共鸣。悲情的作品总是容易感染人，柴科夫斯基的《第一钢琴协奏曲》、拉赫玛尼诺夫的《第三钢琴协奏曲》皆是如此。《黄河》的悲情来自我们都不能忘却的那个时代，它用精湛的音乐技巧讲述了中国人的故事、中国人的情感，树立了中国人音乐美的典范。

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能听懂《黄河》

记者：这些年，您一直努力向世界介绍中国音乐，也多次与外国知名乐团合奏《黄河》，有哪些难忘的合作经历？

朗朗：最近一次是2019年，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，我与指挥大师马里斯·杨颂斯合作《黄河》第二乐章。这是马里斯·杨颂斯生前最后几场演出之一，我印象十分深刻。深邃的大提琴奏出缓慢庄严的旋律，引出独奏钢琴的反复陈述，我们回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，描绘黄河两岸勤劳善良的人民如何劳作与生活……俄罗斯指挥、德国乐团和我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家一起讲述，那种文化上的碰撞、节奏上的处理以及细腻复杂的情感表达，独特又有感染力。

《黄河》的代入感很强。我曾在联合国总部演奏《黄河船夫曲》，在德国总统府演奏《保卫黄河》，也曾在2019年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上演奏《黄河大合唱》，我感到《黄河》的旋律和情绪能化作强大的磁场，将所有人代入进来，沉浸在他所营造的情绪中。

记者：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吧！时间总会留下经典，《黄河大合唱》和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，历经时代变迁的风雨，扎根在普通老百姓的心里，也飞出国门，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。

朗朗：2006年，我通过德意志唱片公司全球发行首张纯中国音乐专辑《黄河之子》，收录《黄河》协奏曲、《平湖秋月》、《春江花月夜》、《牧童短笛》等经典作品，是一次大胆的尝试。那时世界还不像今天这样了解中国音乐，没想到，专辑发行非常好，在美国是金唱片级销量，在德国达到了白金唱片级。在德国，《黄河之子》甚至比我演奏的贝多芬协奏曲还受欢迎。我非常骄傲，这说明，中国经典音乐在西方音乐市场有影响力，甚至能比他们的音乐更受欢迎。直到现在，还有不少外国朋友向我表达对《黄河之子》的喜爱之情。我的妻子吉娜也是因为这张专辑喜欢上了《黄河水谣》，今年，她将与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这部作品。

肖邦在《革命练习曲》中，把自己的悲愤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。《黄河大合唱》和《黄河》诞生在特殊年代，表达的却是中国人民爱好和平、向往美好生活的期盼。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能听懂《黄河》，因为它奏响了和平这一全人类的崇高理想。

图①：《黄河大合唱》总谱。 资料照片

图②：冼星海指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生演唱《黄河大合唱》。 资料照片

图③：钢琴演奏家朗朗。 方嘉玮摄 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来自现场的声音

进城的故事藏在心里边

焦波（《乡村里的中国》《上山记》《进城记》总导演）

纪录电影《进城记》公映了，关于它的故事要从8年前讲起。2012年，凭着一股子倔强劲儿，从没拍过电影、准备回老家种地的我竟然接触电影了。这来自主管部门的邀约：在全国找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，名字就叫《乡村里的中国》。

我们组建平均年龄21岁的摄制团队，在山东省沂蒙山一个叫峪峪的村子，一住就是373天。峪峪村有167户人家，我们是第168户。与村民朝夕相处，村民的喜怒哀乐便都收录在了镜头里。我们拍了近1000个小时素材，剪辑出98分钟影片，上映后反响热烈，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等多项大奖，有人称它是“21世纪农村生活的标本”。

因为《乡村里的中国》，2016年，遵义市委宣传部门邀请我们拍摄《上山记》。我坚持不回避贫穷、不回避矛盾，要不怎么叫脱贫攻坚呢？我们住进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的大漆村。这是贵州省20个极贫困村之一。悬崖上有个村民组叫泉里，我们沿着尺把宽的小路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，去了28次，我摔倒了12次，终于见证公路修到这个村。

上山不易，进城更难。2018年，我们来到遵义市新蒲新区的安置点拍摄《进城记》。挑人物时，我希望有一个年轻人，青春、阳光、上进，有开始新生活的感觉，最终在《上山记》素材里发现了章猛。抽签领房，他开心地说：“如我所愿。”我眼前一亮。这个情节成了《进城记》第一幕。

章猛积极乐观，进城后和亲友合资开了小饭馆和婚庆公司。他的第二个孩子是进城后的第一代，也是小区的第一个孩子。《进城记》拍完后，章猛跟着我们学习专业的航拍摄影，随团队拍摄了云南老窝村，从搬迁者变成了记录者。易地搬迁是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次深刻变革。农民走出大山，更难的是翻越一座座精神上的山。《进城记》中45岁的杨多要，拆迁前在村里养羊，进城后一度无法适应，气冲冲说要回老家。后来，社区帮他争取到一笔创业贷款，他做起了贩羊生意，生活有了好转。但贪玩不爱学习的儿子让他很头疼，为此他特意带儿子回了趟山里老家。他对儿子说：“过去的老家和现在的老家不一样了，这就叫改变。你一定要记着这种改变！”这句话很深刻，也许孩子不能全懂，但此情此景在他心里播下了种子。拍《进城记》的条件比山里好多了，难度却成

倍增长。上山的故事写在脸上，进城的故事是藏在心里边的，思想上的纠结和精神上的脱贫很难拍。所以《上山记》拍了1年，《进城记》拍了3年。好在我们的团队有股子轴劲儿，拍不好不回北京。

《进城记》记录了生活流，以中景为主，没有解说词，只在首尾有字幕。这对创作者要求很高，更难的是团队所有人要统一风格。近年也有硕士、博士毕业的年轻人要求加入我们，我开口就问：“你能在村庄踏踏实实住上一年吗？”扎根乡村，与农民共同劳作，才能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现故事。这种决心和毅力，对现在的年轻人哪怕是出生在农村的孩子，都是不容易的。我们连续8年记录农村的脱贫攻坚，拍摄了9部纪录片：《上山记》《进城记》《种瓜记》《淘家村》《大众村》《油桃妹》《老窝》《大歌》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。我们用平视的镜头，对准数字背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忠实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思想转变。也目睹着，为了下一代，为了更长远目标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进城的意义。他们开始渴望城市，勇敢走进陌生的城市。看到他们在城里的新家安顿下来，他经沧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那便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。（本报记者朱悦华采访整理）

由杨亚洲、杨博执导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、山东省委宣传部等联合摄制的电视剧《经山历海》近期在央视一套播出。该剧根据赵德发的长篇小说《经山海》改编，主创团队在山东省内60余个模范村镇采风，与上百位基层党员干部交流，力图艺术展现沿海乡镇的巨变。

艺术展现沿海乡镇的巨变

林玉箫 仲呈祥

电视剧可以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。《经山历海》不回避乡村振兴中的阵痛与困难，强调了以人为本、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。该剧以女主人公吴小蒿考入楷坡镇做副镇长的成长历程为主线，采用纪实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手法，审美化展现了新农村建设的实践。如石屋村立足当地红色文化和土地资源，开展红色旅游和金银花种植项目，通过建立爱心食堂、吸引年轻人返乡来应对农村老龄化。安澜村响应“碧海行动”，拆除有环境污染、安全隐患的陈旧设施，兴建人工鱼礁、海洋牧场，电商平台，致力于将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。平湖村擅种茶叶，镇政府抓住茶叶峰会的契机助其打响“南茶北引”的品牌，整合各村资源，以“旅游一体化”带动“经济一体化”，促进各村协同发展。

在各项工作的推进过程中，《经山历海》强调了基层干部的经验智慧和农民的观念觉醒。面对群众对改革政策的犹豫与怀疑，吴小蒿带头迁坟，带动乡亲们消除安全隐患、形成文明乡风；慕平川牺牲自身利益关停冷库和小码头，带领村民保护海洋生态环境、实施产业升级。这无疑是基层党员干部“向前一步、主动作为”的生动体现。剧中还凸显了乡镇干部处理问题时因人施策的工作方式，如刘贤达没有直接满足懒汉进宝“等靠要”的物质要求，而是给予其劳动机会，以“扶贫先扶志”的思路帮助其实现转变。吴小蒿支持有抱负、有理想的年轻人刘精明进城学习知识，为其解决家庭后顾之忧，他最终也返乡成为新一任村支书。

特别是，该剧塑造了新一代乡镇干部经山历海、永不放弃的鲜活群像。他们扎根乡村、甘于奉献，是当下万千基层干部的缩影；他们奋战在农村改革工作一线，以智慧和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。《经山历海》不仅表现了基层“引路人”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，更通过日常化的生活细节立体化塑造人物。如吴小蒿就并非常见的“女强人”形象，其新人之“新”既表现为对基层工作缺乏经验，又体现为拥有新的思想、见识和智慧。吴小蒿从履新之初稚嫩的“小蒿草”逐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“大楷树”，在一次次任务和挫折中，逐渐悟出“干部就是干事，上班就是上村，干事不能一厢情愿，上村不能脱离民情”的道理。她在与同事、村民、家人的相处和磨合中，逐渐展露其温柔、果敢、亲民、坦荡的性格。剧中塑造的其他乡镇干部也尽力避免“高大全”的完人形象。如安澜村村支书慕平川虽愿意为长远发展拆除自己苦心经营的产业，却免不了意志消沉，在村民和同事们的鼓励下才振作起来。镇长贺丰收虽然个人能力强、基层经验丰富，但有着办事不讲原则的弱点，其与书记周斌、副镇长吴小蒿相互监督、优势互补才让班子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。

《经山历海》反映了乡镇干部在基层工作中的精神蜕变，用故事说明，乡村振兴“拧成一股绳”般的团结协作，才可能把事办好、共谋发展。下图为电视剧《经山历海》海报。



影視